能改齋漫録卷十

議論

周子醇樂府拾遺出塞詩

周子醇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刪詩有拾遺之篇刪[illegible]句者有刪去一句者如傳所謂[illegible]離則刪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刪去兩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則刪去一句者也子醇之論如此嘗爲出塞詩云雉堞高臨榆柳長漢家舊壘遥相望狼山弄碧圍平野易水流寒入大荒千里封疆連草木百年民物自農桑傳聞漠北尚鋒鏑吾與貍胡沙塞傍

詩非富貴語

歸田錄謂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然此乃樂天詩樂天又有一詩類此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陳無已皆所不取以爲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荆公以北山移文爲不然

王荆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爲不然叢條瞋膽蠱穎怒䰢或飛柯以折輪乍抵枝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故李章云蠱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

同

惠連宋武詩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泫泫葉滿露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樂天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牕詩不憶西牕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堂蕭蕭北牕竹又題沈子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淵明二詩相反張季鷹詩與淵明類

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又作擬古詩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二意相反如此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陳公輔黃魯直詩

王直方詩話記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荊公見而笑曰戲君爲尋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蔕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欄若以荊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政苦不自覺爾

崔李詩語同意異

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楓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語同而意異

杜子美鮑照李頎白鷗波浪句

東坡以杜詩白鷗波浩蕩波乃没字謂出没于浩蕩間耳然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唐李頎詩有滄浪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耶

支遁臂鷹走馬

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雲師無

著遺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荆公山谷詩意同事同

荆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疎畧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雖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傅說羮二詩使袁譚事亦同

陳無已王荆公孫莘老論韓文喈好不同

陳無已記秦少游云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

出兩手蓋其少作也然荆公于淮西碑不以爲是其和董伯懿詠晉公淮西碑佐題名詩云退之道此尤儁偉當鏤玉版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而孫莘老又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何耶信知前輩嗜好不同如此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鰐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顚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故其荅交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文貴自然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强也潘子眞詩

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所謂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眞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

蓄家妓示客而致禍

蓄家妓以爲歡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禍者有之晉石崇有妓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崇五代安重誨嘗過任圜圜爲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而圜不

與由是二人相惡重誨誣以反而殺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禍唐人李清詠石季倫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則宜若季倫任園之失及觀外史檮杌記潘沆事則又不然沆事僞蜀王建爲内樞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沆第見而欲取之而沆不肯弟謂沆曰綠珠之禍可不戒哉沆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守以予觀之沆之不死蓋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旣没六年當紹興

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

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鬱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不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予後讀舊唐書魏公傳云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爲李太白後身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書其畧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以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旣不

得不爾然梅聖諸公以功甫爲李白後身求諸詩文信不誣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然東坡山谷不以爲然故題功甫醉吟菴云不用騎鯨學李白東入滄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謂郭祥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張文潛寄意

張文潛言昔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王逸天問劉禹錫問大鈞

王逸天問章句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余因悟劉禹錫問大鈞之爲非

詩文當得文八印可

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八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又云詩文要縱縱則奇然未易到也

韓退之杜子美詩用韻

孔經父雜說謂退之詩好押韻累句以云工而不知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兩秋字孟郊詩兩魚字李花詩兩花字示爽詩兩千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問此杜子美八仙歌兩船字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狄明府詩兩誤字此豈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開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第時探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輙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

也蓋聞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麈史與陳正敏遯齋閒覽皆云余季父虛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漢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誤

絳州牧辟張瑑推官

張瑑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諭以瑑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瑑瑑辭以

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璨曰郡牧眞賢但左右非才汙之璨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卒者慮不能行且憂返爲此輩所賣則璨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嗟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姑受禮命某能行之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止侍御史吳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豈有不平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于艱難之時卒見取於天下後世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諫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

稱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誠哉是言也穆宗以宣昏帝天下未容輕責觀其良心豈無勉強之理歟崔發毆閹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官如李勃張仲方論赦皆不聽及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閹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其後穆宗欲幸驪山温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爲周幽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皇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驪山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

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兹事遂廢今宫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圮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全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夫穆宗一人耳考其三事諫者或不從或始拒而終從由是言之穆宗豈不能曉事者哉繫諫者之能否而已昔李克用爲一藩鎮性尤嚴急左右有過無大小必死大將蓋寓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無不釋之寓亦知此道歟

人臣用心當以范堯夫爲法

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爲左遷之計竟以對仗彈馮延已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人臣用心要當以堯夫爲法如文蔚之市小船直淺丈夫哉豈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歟

陸喜言之繁

陸喜曰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黙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元靜守約冲退淡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

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謹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以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以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名而履柔順也或者謂吳子曰陸喜之言其至矣乎予曰是何言之繁也不有孔子之言哉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是故以微子居第一矣故詩稱仲山甫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聖人有以取之予故曰是何言之繁也

荀彧以高祖比曹操元微之以比裴度

人有幸不幸荀彧漢之忠臣而杜牧著論譏之云荀彧平日爲曹操畫策嘗以高祖比之則是與操反無疑予則以爲不

然且元微之上裴晉公書云曰者閤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然則微之固嘗以高祖比裴度矣而謂微之鬭度反可乎

王公進退自安

世言禍福由天非也予觀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命謂富彥國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四十八歲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後召爲相終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祿絕之運全神養氣年八十餘至甲戌運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廳求出知江寧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閒養性又僅延十年之壽而死蘇子容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七十四歲拜左相數月求出

知陳州連乞致仕以避丙戌火庫祿衰之運七十九尚康寧
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六十六歲拜左丞次年求
出知汴州連乞致仕以避晚年勾絞殺亡神之災竟以壽終
元祐之臣惟蘇與王不罹貶謫者以其求速退也苗受之殿
帥己已生六十歲建節六十一歲堅求出知潞州連乞致仕
以避巳上祿絶伏吟之運康寧六十七年未出巳運甲戌年
復召爲殿帥次年死由此觀之王公進退可以自安耳

解四十五十而無聞

論語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解者雖多皆不得
其旨予按曾子書修身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
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乃知論語所謂無聞者不

以善聞也

歌行吟謠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嘗謂之曰汝知歌行吟謠之別乎近人昧此作歌而爲行製謠而爲曲者多矣且雖有名章秀句苦不得體如人眉目娟好而顚倒位置可乎余退讀少陵諸作默有所契惟心語口未嘗爲人道也予按宋書樂志曰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然則歌行吟謠其別豈自子美邪

論皇字

太平清領書漢于吉所傳其師宮崇書也其言皇字曰一日而王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則王故爲字一

與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予以爲不然夫王之字則貫三才而一之則天之義已備矣故字書止以從自從王皇者王之所自出也崇爲臆說無取

杜子美杜鵑詩用樂府江南古辭格

鮑彪詩譜論引東坡先生謂王誼伯以杜子美杜鵑詩前四句蓋是題下注爲誤而謂四句指嚴武杜克遜等而彪以爲鄭公去年已卒及崔寧此時正亂西川不應近捨崔寧而遠談鄭公又不應有刺史豈實言有無杜鵑邪以上皆彪說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子美絶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是一格以上皆王觀國說予嘗以爲王氏甚得之

但不曾援引古人爲証且樂府有江南古辭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解風馬牛

洪龜父詩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寒亭子上下句全不解按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疏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左氏所謂風馬牛以馬牛風逸牝牡相誘孔穎達云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而洪用于此何哉

革巳日乃孚

朱子發解革巳日乃孚云先儒讀作已事之已當讀作戊己

之已十日至庚而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已日者浹日也其說甚當第未有所據予按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說者曰自甲至癸十日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也今自庚至己則浹日矣故孔穎曰浹爲周匝也

論馬牛稱匹

左氏傳襄公二年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可以稱匹非也司馬兵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不當稱匹今此稱匹者並言之耳經傳之文多類此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皆從一而省文也

辨四族

東坡先生辨四族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誅于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以上皆東坡說予按左氏傳云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敎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夫左氏所謂傲狠者則屈原所謂剛直也意屈取此耳檮杌即鯀也左氏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即非誅死矣豈東坡别有所見而爲是說歟不然何

差殊如此也

臧文仲家有寶龜

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臧文仲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文仲卿大夫也而家有寶龜可乎此孔子所以不取也

王觀國辨柳子厚不取童謠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柳子厚非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

故詩三百篇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所為耳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謡何傷焉以上皆覿國説予按列子載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已與不願戴己顧問左右外朝及在朝皆不知也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童兒謡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夫子厚以謡為不足取固已非矣覿國排之不能引此而姑以夏周之諺又何陋耶

淮水竭王氏滅

內翰汪彥章為汪及之種德堂記云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

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迄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予按南史王悅之贊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惟晉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知識之所謀乎然則陳亡之年淮水實竭而汪氏以爲淮水實無可竭之理何耶豈汪氏偶忘之歟兼淮流竭王氏滅之語郭璞之辭本載晉書亦非俗諺也

尙書孔臧以多爲少毛詩太史公以少爲多

事無所據者皆不可以爲信所以古人戒于議論也如尚書一經太常孔臧嘗以多爲少矣毛詩一經太史公嘗以少爲多矣何以見之尚書有百篇自秦焚以來漢初求之惟得二十八篇故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此尤可笑至如漢魏諸儒馬融鄭康成王肅杜預皆疑經傳所引泰誓以其文似若淺露及晉元帝渡江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內有泰誓三篇凡記傳所引悉皆有之此孔臧以多爲少也左氏傳載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爲之歌邶鄘衛又爲之歌王又爲之歌鄭又爲之歌齊又爲之歌豳又爲之歌秦又爲之歌魏又爲之歌唐又爲之歌陳又自檜以下無譏

焉又爲之歌小雅又爲之歌大雅又爲之歌頌然則樂工所歌詩風十五國其名與詩同惟次第稍異耳由是知孔子以前篇目已具其所刪削蓋又不多又傳記所引逸詩甚少知元不多故也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太史公之失以少而爲多也

北土重同姓

世以同宗族者爲骨肉南史王懿傳云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王懿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辭去又按顏之推家訓曰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玆以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

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荅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予觀南北朝風俗大抵北勝于南距今又數百年其風俗猶爾也

萬乘字音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余讀晉傳元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鄭谷胡少伋荆公張說詩

鄭谷送春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一夜不須寐未到曉鐘猶是春胡少伋詩云含酸梅子漸生仁

鶯老花飛迹已陳一夜南風搖斗柄明朝煙柳不關春信知才力之不侔也然胡意亦本荆公詩欲知人世春多少先驗東方北斗杓荆公詩又本于張說守歲詩愁心隨斗柄東北望回春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王立之詩話云或云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予以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馮道萬馮道蘇子由和東坡定惠院月夜詩有云叟公見唾行已乾馮老尚多誰定罵自注云千馮道萬馮道此語乃舊傳也然五代有一則任圜二則任圜之語此亦可對也

詩因助語足句

盧延遜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有者之乎予以爲不然嘗見張右史記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且云此格古所未有予以是知延遜之詩未盡

林子中論坡詩失爲臣體

東坡贈傳眞妙善大師惟眞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後言爾來傳寫亦及我林子中謂失爲臣體予以爲論詩豈當爾耶

阿諛非保身良策

朱全忠嘗與僚友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

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宜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予觀唐太宗惡宇文士及佞其喜嘉木太宗英主固宜爾彼全忠一凶人猶知以順旨爲可殺而世之小人方以阿諛爲保身之良策何哉

袁天綱相武后

唐史載武后之幼母抱以見袁天綱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此說失于不擇葢取談賓錄之過也天綱視人禍福每見于十年之後雖時日不差孰謂男女不辨而可以善相稱

周幽王擊鼓而褒姒笑

呂氏春秋載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負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予嘗觀宋景文鴈奴說王荆公鴈奴詩然後知幽王者其自爲鴈奴乎史記以爲舉烽火

梅聖俞孫綽哀詩

江鄰幾雜志云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彥猷持國譏作詩早俞應之以蓼莪及傳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以上皆江說余謂不獨此晉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故洪玉父以魯直丁

毋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緯作者以思親之詩也由是知聖俞作詩之早庸何傷乎其曰敢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諒闇也

詩有奪胎換骨詩有三偷

洪覺範冷齋夜話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予嘗以覺範不學故每爲妄語且山谷作詩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豈肯教人以蹈襲爲事乎唐僧皎然嘗謂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

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凉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畧無痕迹葢詩人偷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夫皎然尚知此病孰謂學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與規模其意而遂犯鈍賊不可原之情耶

辨唐彥謙蘇子瞻詩用三尺字

葉少藴有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得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

可豈獨劒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予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劒字此理甚易知也以上皆石林語予按高祖紀云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劒也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劒劒字後人所加耳然則石林詩話乃有歇後之説何邪

董十郎兒

天下之事多成于貧賤感激之中或敗于富貴安樂之際理無可疑也蘇秦其所成就雖不足道使其有二頃之田其能佩六國相印乎又況于爲天下者哉故中興難于創業是謂

不刊之說宣帝光武所以獨稱于漢者以二君俱起于民間耳董敦逸吉之永豐縣村落人哲廟時爲吏部侍郎招鄉人之寓太學者以訓童稚童稚業不精進董責之自言幼入上庠甘虀鹽者凡幾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邪其鄉人答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以此校之固相什伯矣予嘗愛其言有理古語有之其言雖小可以喻大董起白屋父行第十

蔡元長欲爲張本

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耶蓋惡逆既積則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

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爲是詩也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幞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刼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徙巧耶

歐陽公論馮道乃壯歲時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結烏足以論之求諸後世狄仁傑馮道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為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律不復分別惜哉獨富鄭公蘇黃門王荊公以大人稱之蓋歐陽公為吏時甫壯歲使晚為之必不爾也前輩謂韓魏公慶歷嘉祐施設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其論馮道予以為當以慶歷嘉祐為例則道也庶乎有取于歐陽公矣

東坡詆程頤不如歐陽公善處石守道江鄰幾

東坡先生才氣高一時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頤之姦（見公奏議）又詆程為鏖糟陂裏叔孫通（見孫君孚談圃）然議者以為過故呂原

明家塾記云元祐初蘇子瞻與程正叔不相能又言不如歐陽永叔之善處石守道也以予觀之豈特待守道爲然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疎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梅聖俞以爲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既死公弔之哭之痛且告其子曰先公埋銘修當任其責矣故公敘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一且將不信其所詆矣孟子曰以善養人者然後能服天下歐陽公之謂矣

高祖用良平韓信

宋景文公云或譏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

不能用范增則敗矣予以景文徒知其一耳獨不見韓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互論其長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嗟乎不知高祖胸中能著幾韓信耶

論易

宋景文公云劉𤀹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故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敘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馬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予以𤀹謂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是矣然弼嘗云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則𤀹之說卽弼之說也　景文又云王弼注易直發胸臆不如

鄭康成等師承有自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景文曰弼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予以爲不然蓋易之書其道有四意言象數是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意有意而後有言今捨象數而以言意論易是猶剪其根本而求枝葉之繁可乎易之道在六經尤爲簡奧蓋五經止言人事而易則三才具焉第漢儒象數之餘流爲災祥刻應之說所謂過之者茲後世所以深排之若以論易而捨象數則非矣然則弼者豈所謂不及者耶

張伯玉記六經閣取王弼傳易意

古人要爲不可及王弼傳易于初九潛龍勿用下注云文言備矣世之陋者往往詆其無所發明予嘗見蜀李畋著論以

爲弼之所傳止于四字者蓋易經之旨未敢卒用已意欲尊乎道也乃知前輩用心如此予嘗見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作大排設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旣而召子固于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遜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文多不載乃知伯玉之意取李畋發明弼傳易之意耳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所以揭已示子固如此者子固年少恃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耳

東坡知味李公擇知義

東坡在資善堂中盛稱河豚之美李原明問其味如何答曰直那一死李公擇尙書江左人而不食河豚嘗云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或以二者之言問予予曰由東坡之言則可謂知味由李公擇之言則可謂知義

著述須待老

前輩未嘗敢自夸大宋景文公嘗謂予于爲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道乎又曰予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故公晚年修唐書始悟文章之難且歎曰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後成南城李泰伯敘其文亦

曰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類皆不自滿如此故其文卓然自成一家善乎歐陽公之言曰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豈公亦有所悔耶

太祖推服桑維翰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予按普去國初未遠故太祖所以推服維翰者宜有以得之使維翰獲用豈盡出普下乎蓋嘗因太祖推服之義而考維翰本傳其議論皆爲歐陽公削去無從而見之其後讀孔氏續世說載出帝之初寖用景延廣維翰恐與契丹

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
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
于冒頓神堯武畧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
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造遂成釁隙自此歲歲調
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
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
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所具止此
議論雖不盡見其揣度事勢深切著明有能加之者歟太祖
所以推服之也

繁欽論鼓吹崔令欽教坊女善歌

陳後山云繁欽與魏文論鼓吹云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

抗越細不幽散不若唐崔令欽語也崔記教坊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納悽惋收斂渾淪三姑子容止閒和傍觀若意不在歌四姑子發聲遒潤虛静似從空中來崔在唐不以文名若此語可以謂之文矣

貴在富下

司馬季主傳云傳曰富爲上貴次之繫辭云崇高莫大乎富貴貴在富之下予嘗記錢希白著書有人王令遇鬼胡元春令詢向去祿壽胡笑曰陰功與天爵俱高人爵末事也尚書五福不言祿此乃深旨非老夫所能知也予乃知貴在富下者以此

顏魯公失言

顏魯公將死叱李希烈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予嘗曰魯公之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不能不失于其言使年未至于八十官未至于太師節可不盡乎齊梁以來視易君如奕棊士鮮知節義褚淵爲齊司徒賀客滿座褚炤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嗟乎使如炤言國何賴于老成哉

張華死有餘愧

人臣事君當大位者事有關于社稷雖以死爭可也予見古今備禮數作文具者多矣晉張華被執曰式乾之議臣諫章具存可覆按也張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予謂華死而有知有餘愧矣

能改齋漫錄卷十

能改齋漫錄卷十

能改齋漫錄卷十一

記詩

題寢宮詩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韓子蒼云此詩題于寢宮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閒燕堂聯句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閒燕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欽臣已聞璧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媿紅妝飜曲妙喜逢嘉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花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

青州從事

皮日休謝人送酒詩門巷蕭條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酲杯醉中不得親相問故遣青州從事來韓子蒼謝信州連鵬舉送酒詩云上饒籍甚文章伯會共紫薇花下杯鈴閣晝閒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來韻意皆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程夫子范使君

韓持國閒居穎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右丞夷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事綠尊紅妓對斜曛

海棠洲

王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

白草黃雲見卽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江公著由微雨詩知名

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雲車却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司馬文正公于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花落去燕歸來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楊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使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巳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沈迹鳴蛙只沸羹凄凉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游池上時春晚巳有落花晏

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兩年未嘗强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薦館職遂躋侍從矣

偷眼看雲生未生

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誦一絶云不用山僧供張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

文正公屬意小鬟妓

范文正公守番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公頗屬意旣去而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

未會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斡當來介因贄以惠公

今州治有石刻

致心平易始知詩

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成癖賦似相如只類俳惟有

孔門無一事止傳顏子得心齋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

三百篇矣横渠讀詩詩云致心平易始知詩

吳元中十歲賦詩

吳丞相元中十歲時遊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殘僧雪頂深

棟梁元剝落香火未消沉在眞州時贈吳正仲詩云先生古

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矮道士老參軍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三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于山壁之下澄徹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散參軍過而留絕句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却恨都無一點雲强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矮道士好爲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喜者也予舊讀湘山野錄喜閬所作西湖曲及游江南見題石井絕句頗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矮道士自是一對將恐漫滅失傳不知決眞師能刻之石否

巴苴仁頻

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焦李善曰苴子余切樗

栗椑音郢踰波謂前波趨後波也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砌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邊張揖曰靡匡也唼啑菁藻咀嚼菱藕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啑說文曰肸蠁布也仁頻檳榔也韓偓詩云鵜兒唼啑雌黃觜鳳子輕盈膩粉腰韓子蒼詩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

萬松亭

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庚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慇懃記取角弓詩崇寧

以還坡文既禁故詩碑不復見而經過題詠者多不勝紀番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此之謂也

杜子美集無遺憂

余家有唐顧陶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遺憂一詩云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故臣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營宮室焚燒何太頻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

晏元獻所得是知人

晏元獻喜薦士其得人最多范蜀公作公挽詞云生平欲報國所得是知人

河陽見兩龔

呂居仁記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與弟人壯同行尤特立不羣曾文肅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曾題詩壁間其末句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世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得也

天門豈可掉臂入

呂獻可記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讀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放出一頭地

東坡初登第以詩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書畧

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從子遊翁如退之蹈軻丘向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十四秋蓋敘書語也陳無已贈魏衍詩云名駒已自思千里老子終當讓一頭

程伯淳辨李太白詩

程伯淳謂李太白詩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耳若已蠱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蠱尚能用管仲之理

程正叔不欲爲閒言語

程正叔云王子眞寄藥與頤無以爲答且素不作詩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爲閒言語耳如古人作詩無如杜甫云穿花

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出則甚頭所以不作詩今寄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之學須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句正叔且云旣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之格旣用功則于事有妨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予謂正叔蓋有激而云且詩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類皆未免乎寫物也

剖破藩籬卽大家

横渠先生張載作克巳復禮詩曰克巳工夫未肯加吝驕封

閉縮如蝸試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

花月句

白樂天有答元微之詩云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初未悟其說元微之集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云朦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却笑西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趁朝時

饒德操自號倚松道人

政和間林靈素主張道教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耳臨川饒德操時棄儒爲僧作德士頌四首其一云德士舊來稱進士黄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意取閒禪師詩

曰閒攜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菴又以自號陳瑩中有詩寄之曰舊時饒措大今日壁頭陀爲問安心法禪儒較幾何

賢女浦

南康有賢女浦蓋湃(?)街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强之因自沈于江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避昭陵諱改爲賢女汪華信民嘗賦二絕句云賢女標名幾度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雲楚雨中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四客各有所長

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

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陳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于一代是也晁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眞陳君有道舉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陳無已荅李端叔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揚安可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辭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少章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于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

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若桃李晁論峥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卞和琴操

今善琴者傳卞和操有其聲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卞和王獻人不識以余觀之非當特操也蔡邕記卞和楚野人嘗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于懷王王以爲欺謾刖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經荆山兮精氣鬱泱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功兮

許旌陽作鐵柱鎮蛟

晉許真君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臨川謝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莫撼搖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丈應門戸西山高處風露寒玆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移向橫山作千卤

臨川王右軍墨池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深而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

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爲我聊尋逸少池會于固嘗爲之記郡人謝逸嘗賦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睥睨難抗行恨不臨池作書癖云何汝水之上崔嵬峯到今方池有遺墨此事不特古老傳往往故事書簡冊南豐先生欣得之手揮巨筆飛霹靂云是逸少徜徉山水間筆墨淋漓此其迹嗚呼勝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時水面浮墨過紛紛郁郁非烟雲我書敧傾不成字秋雁斜行落窗紙印泥沙法安可傳獨撫餘蹤玩清泚但當一日書一箱筆蹤或在予欽行他年若榜凌雲殿定不懸橙白頭如仲將

四辰四亥生

韓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亦異事也陸農師爲作挽

章云非關庚子曾占鵩自是辰年併値龍曾子宣亦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章子厚每以四亥公呼之

桐木韓家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呼之以別魏公也子華下世陸農師作爲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子華其家呼爲三相公持國爲五相公

王左丞罰曾仲殊作

瑞麟香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闕鸞巢外身臥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日初上起來簷幙杏花風此曾仲殊詩也王左丞安中守平

江日會賓客仲殊亦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寐于黃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曈曨矣左丞罰作此詩始放去瑞麟香者安中家所造香也

國香

國香荆渚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爲吏部員外郎留荆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爲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于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悴無復故態坐間

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予勉客京師會王性之問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爲賦詩云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款綵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爲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紆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慇懃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藁砧無頼鬻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酹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却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來

話此詳索詩裁與漫妻京只令驅豆燕方法徒使田郎號國
香性之亦次韻云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園林門可款待花
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管楚宮女子春華敷爲雨爲雲
皆有餘親逢一顧傾國色不解延入專城居目成未到投梭
處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擅詩聲不如雀護桃花句坐
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堪別鶴分飛後猶是驚
人初見時新歡密愛應長久暫向華筵賞賓友舞盡春風力
不禁困裊腰肢一渦柳座上何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饒
歡濃酒暈上玉頰香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後
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
君能詳瘴雲萬里空悲京無限風流等閒別幾人鑒賞得眞

香

周昉畫美人琴阮圖

高子勉記龍眠李亮二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歡愛彌日大書一詩于黃素上曰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根急薄裝無意添琴阮相與娛聽絃不覩手敷腴竹馬郎跨馬要折柳此畫後歸禁中鐵馬驚塵流落何許而詩亦不傳獨子勉嘗見之位置猶可想像也因追和其詩又使善工圖之詩云丹青有神藝周郎獨能兼圖畫絕世人真態不可添却憐如畫者相與落誰手想像猶可言雨重春籠柳

浪子和尚詩

洪覺範有上元宿嶽麓寺詩蔡元度夫人王氏荆公女也讀至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曰浪子和尚耳

王平甫賦滕王閣詩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烟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啟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于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于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闊口舌從來易得官

太宗製奕棊三勢

太宗萬幾之暇留心奕棊自製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鵝獨飛勢三曰海底取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棊圖頒賜故王元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翫棊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鵝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賜近臣天機秘密通鬼神所以紀其事也

韋應物逸詩

俗吏閒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韋應物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

巾韋應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

韓子蒼黃葉句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為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云子蒼全篇云朔風吹雪晝多陰日暮擁階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飄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苦見侵游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張吉父作怡軒以安其父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

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涪闐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云云郭公功甫詩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云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資爲之記云

東坡和李邦直祈雨詩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無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李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臺獄嘗供此詩云本因龍神慵惰不行雨却使人心怨天子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却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神龍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也邦直嘗答蘇子由詩乞飯盤蔬强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漫爲方外遊草亂不容移馬迹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東

坡和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却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叢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羡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此詩集所不載故見于此

崔湜年不可及

新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予按翰林盛事云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挹亦嘗爲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爲侍郎後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

也今湜傳不載此詩是矣第以執政時年三十八則失之蓋湜之賦詩時是始爲執政年方二十七耳故張說歎慕之今湜傳乃以其後執政時年三十六爲說所歎慕其失甚明以三十六而後爲執政何足羨慕哉

卜築兼無市井諠

王荆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載其敘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奉寄詩云一水衣巾翦翠綃九峯環佩刻青瑤平生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諠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迹履綦銷歸來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妓賦詩送武補闕

李昉建隆四年以王師平湖外除給事中往南嶽伸祭拜之禮途次長沙時通判賈郎中言自京師與岳州通判武補闕同途至襄陽遇一妓本良家子失身于風塵才色俱妙二公迫行醉別于鳳林關妓以詩送武云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樽無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武得詩屬意甚切有復回之意時太守呂侍講嘗歎恨不識之因請李賦一詩以寄云峴山亭畔紅妝女小筆香牋善賦詩顏色共推傾國貌篇章皆是斷腸辭便牽魂夢從今日得見嬋娟在幾時千里關河萬重意夜深無睡暗尋思

王元甫有詩名

動地階兵至君王尙晏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外鋒

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照闌干廬山王元甫紹聖間敕賜高尙處士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跋云余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余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後予過秣陵有以元甫景陽井詩示予乃知其得名不虛也

劉原父惑官妓得病

涼風響高樹淸露墜明河誰謂夏夜短已覺秋意多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淸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原父在永興軍所作詩也葉少蘊避暑錄話嘗載之且云恨原父此病未除也予後讀國史原父本傳載原父在永興惑官妓得驚瘖病乃知前詩故不徒作也

詠題畫李白眞

陳無已題畫李白眞詩末云勿言身後不要名尚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葢謂建中靖國間饒節德操首詠吳少卿家所藏周昉畫李白也德操江西撫州人無已詩法甚嚴于許可尤愼德操詩云先生之氣葢天下當時流輩退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琲身後聲名滿華夏靑山木拱三百年今辰乃拜先生畫烏紗之巾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遨神遊八極氣自穩氷壺斗酒霜風高嗚呼先生太絶倫仙風道骨語甚眞蕭然可望不可親懸知野鶴非雞羣天寶之初天子逸先生醉去不肯屈采石江頭明月出鼓枻酣歌志願畢只今遺像粉墨間尚有英風爽毛骨宣州長史

粉墨工誰令寫此人中龍細看筆力有俯仰妙處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畫世莫比吳侯得之喜不寐意侯所寶豈徒爾亦惜眞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誰爲獵之奉天子作爲文章文聖世千秋萬古誦盛美再拜先生淚如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汪子我賦玉延行

陳留汪子我端友嘗賦玉延行云觀文學士留都守中常侍門如役走玉延厥館二十五謹書名銜細看醜推而上之何止此牢耶石邪猶八九嗟哉膏血出生靈割剝乃餉無須口仲華拜袞雖有年宋璟李鄘曾愧否樂全見事何其微義勇固應如此厚翰林未用汝脫靴不知何爲勤洗手留守謂鄧

氏也其父元豐嘗位兩府裕陵謂趙向頗僻賦性姦回了翁云八字咸加于鄒某萬幾獨運于元豐蓋王禹玉蔡持正取充位而已

文章伯矍鑠翁

李覯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太和縣時豫章先生爲令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爲矍鑠翁蓋覯乃李觀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司愛其策爲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郞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請公爲文以祭之太守以簡卒爲訝觀曰無深訝也旣而文忠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敎也今有子如軻雖

死何憾尙饗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絶于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後終于朝議大夫

僧海淵工針砭

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吳楚遊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針而愈由是知名旣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遠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塔曰資身以醫有聞于時餘幣散之拯人于危士君子所難吁嗟乎師

楊少師李西臺書

洛中諸寺院有楊少師李西臺書少師名凝式唐相收梁相涉之後仕後唐晉漢閒筆力道放當時罕及華嚴院東壁題詩曰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西臺即建中酷愛楊書旁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烟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觀音院有牡丹相傳唐武后植者西臺有詩亦親書云微動風枝生麗態半開檀口露濃香秦時避世宮娥老舊日顏容舊日妝花譜名將第一論洛中最是此花繁不當更道木芍藥枝上恐傷妃子魂西臺書洛人甚重之

李西臺詩

龍門雙闕湧雲烟雪末飛花雁下前徹底清流照車馬分臺御史過伊川李西臺詩也題于菩提寺菩提寺在龍門鎮

吏隱堂植竹詩

許安仁尉順昌郡廳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斸破中庭一畝苔主人髮白手親栽郎今誰識清貞節須向三冬雪後來又云珍重勞君慰遠遊繁聲踈影一堂秋主人看即官期滿分付風烟與子猷

夢中作明月樓句

廖尚書剛用中嘗夢中作詩其末句云家住五湖明月樓其後公薨葬於沙縣二十五里交溪鳳山之下其子遂建樓以明月目之張給事致遠賦詩云明月樓前可萬家鳳山菴下

日初斜風流者舊消沈盡空睇寒江耿暮霞

祥瑞讖應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意元豐四年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口占絕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蹤迹困放開頭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薦又次年對策爲天下第一饒之浮梁縣有讖語云靑山圓出狀元邑人程瑀尙書在上庠累爲優等而尙未登第嘗寄詩與鄉人云試問靑山圓也未不應久負壯圖心明年公試上舍爲第一人

赤氣爲皇子之祥

熙寧二年十一月京師每夕有赤氣見西南隅如火至八定

乃滅人以爲皇子降生之祥故王禹玉作大宴樂辭云未晚清風生殿閣經句赤氣照乾坤

漢陽春日絶句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絶句其一兩山收雨暗平沙遮斷溪梅隔水花留得烟林作圖畫依稀松磴有人家其二空山玉蘂照瓊瑰到處尋花共往回欲識春風最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其三朦朧花影月黃昏著意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倒垂花蘂照清樽其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亭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花懸乙取山樊入淨瓶尚書郎李祁肅遠謫漢陽酒稅時所作也

除東坡書撰碑額

崇寧二年有旨應天下碑碣牓額係東坡書撰者並一例除毀蔡本于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霍英所請時廬山簡寂觀牓亦遭毀去李商老爲賦云筆底颶風吹海波牓懸欝欝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柎滅札何

御賜甘露詩

大觀三年四月壬子尚書省甘露降御筆以中臺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韻以記其實賜執政而下云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臺贊萬幾夜浥垂珠濡綠葉朝凝潤玉弄清輝仙盆雲表秋難比豐草霄零日未晞本自君臣俱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

仁宗賜送李良詩

李良定公幼以國戚侍仁宗研席帝尤篤中外之愛公帥鄆帝以詩送行曰魯館名臣子皇家外弟親詩書謀帥舊金竹剖符新九郡提封遠一圻甘澤均純誠宜報國撫士愛吾民識者以爲眞王言

錢文僖賦竹詩唱踏莎行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寧府城上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鎮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刬襪步于莎上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荆公題王欽臣詩于扇

熙寧中王欽臣仲至自河北被召用荆公薦對神宗問所與游從公奏宋敏求帝默然遣還任公因留一詩書長老院中云蜀地相如最好辭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奏罷還無事寂寞文園興可知然荆公愛其詩自題于所執扇

宋景文詩盡龍洞之景

三泉龍洞以山爲門深數十步復見天日及山水之秀蓋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公賦詩云虬洞聳雲峯緣虛一綫通雲披雙壁敞樹補半巖空檕竹森烟纛飛泉曳玉虹垂蘿不肯晝陰壑自然風嶺斷天斜碧崖傾日倒紅浮邱邈難遇留恨翠微中曲盡龍洞之景利路漕爲刻石仍以石本寄公公答書云龍門拙句萋然妄發閣下仍刊翠炎示方來言詩

之人得不笑我哉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者謂之詅蚩符非此謂乎噱噱

劉旦詩多稱傳

劉仲馮樞密之子旦能詩保康伯嘗薦之旦後過公墓賦詩膺門昔忝登龍客董墓今悲下馬人時多稱傳然東坡亦嘗云隻雞敢望喬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

文與可鷺鷥詩

洪覺範嘗記文與可鷺鷥詩云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碧玉深翹沙上衆禽同立有誰似汝風標然子又嘗見一首云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沙可憐亦佳作也

詠茱萸

劉夔侍郎九日登女郎臺記杜子美詩醉把茱萸子細看王摩詰詩徧插茱萸少一人因作詩二首云華顛帽落從人笑不插茱萸也是閒次云會冠獬豸猶無勇未信茱萸可辟邪程文簡公和答之云霜枝影翠鴈横秋莫倚危樓動旅愁菊有淸香樽有酒茱萸不插也風流又云秋風臺上起高歌把酒看花意已多屈軼不生神豸死結茱爲佩欲如何

詩不厭改

韓子蒼紹興初寄居臨川周表卿時爲宜黃丞秩滿公以詩送之云往時東帶侍明光曾看揮毫對御牀只道驊騮已騰踏不知鵰鶚尚摧藏官居四合峯巒綠驛路千林橘柚黃莫

戀鄉關留不去漢廷今重甲科郎其後改峯巒緑爲峯巒雨
橘柚黃爲橘柚霜改莫戀鄉關留不去作莫爲艱難歸故里
益見其工東坡嘗語參寥云如杜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老
杜用心甚苦予以是知詩不厭改其末云漢廷今重甲科郎
意韓自言也其後讀後漢孔融汝潁優劣論曰汝南袁公著
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
言者也乃知韓詩不苟如此

南園柳色野塘春水

南園柳色動野塘春水生屢遊煩將吏獨此守山城韋蘇州
早春詩也今所在集本皆不載

竹尊者

崇勝寺後有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人呼爲竹尊者洪覺範爲賦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爲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韓子蒼云始黄太史見之喜因手爲書之以故名顯

李清卿詩得于衣襟

代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李清卿所作也清卿既死因葬得此詩于衣襟

孫妙仲詩啟

林亭長夏愛濃陰來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却來蜂箇箇自啼還住鳥深深山家一尺瀟湘石掃盡雲腴齒頰清驚破午窻貪頰夢轉爲風外小松聲豐城孫妙仲兩絶句也孫有謝登第啓云虎士開關徬徨丹禁龍章在御髣髴天光

孫妙仲作截臂行

妙仲名發豐城人崇寧初尉于撫之崇仁才一月兇民陳平爲族人陳遇執以爲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應老且瞽平乃以誣陳遇之子洵直以爲執已爲盜時其父爲洵直以鐵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吳某名忘其按之絶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釁欲必誣遇之子以死俟其屍肨脹潰爛不可別白後發與吳所驗時又二十日然後醉其弟詸之使斷一手以

訴于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惟以斷手爲決有冤于是帖宜黃簿李涇再覆涇流外入專以迎合爲事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爲有迹狀以傅會之既而獄具發辯之不已州稍悟然業已不可盡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猶以輕罪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塞逋負而輒殘其支體者平之姦謀既逞而效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賴之民至其後市人舒琦吏人吳昕輩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阻抑或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爲祇欲取必于官司以濟其姦耳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然江西之民習俗至今猶爾也今錄于此云吾聞兩臂重于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愚民氣焚胸一忿敢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

指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甘心一臂捐糞壤終身廢臥閭閻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村南截臂殺平人村北梟然還準擬卹民卹民用心苦此非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訴毒人何必殘其身聞者苦驚喧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源嗟哉惡俗傷仁厚明明有冤宜勿受一姦不濟百姦消共致和平禪在宥

曹衍託意爲鷺鷥貧女絕句

曹衍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載尚書出守長沙以衍所著野史繳薦之因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鷺鷥貧女兩絕句蓋託意也鷺鷥云波瀾靜處立身孤氄雪攢霜腹轉虛盡日灘頭延頸望能銷大海幾多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

嫁遲老來方始遇佳期滿頭白髮爲新婦笑殺豪家年少兒
太宗大喜召試學士院除東宮洗馬監泌陽酒稅

鼓子花開也喜歡

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涼殊無況營妓有不佳者公作詩曰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也喜歡然唐杼情集記朝士在外地覩野花追思京師舊遊詩云曾過街西看牡丹牡丹未謝即心闌如今變作村田眼鼓子花開也喜歡蓋王刊定此詩耳

錢思公寄晏元獻牡丹絕句

元獻晏公爲丞相時作新第于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絕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

丹萱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

權常侍詩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予嘗以俚俗所作偶閱杼情集乃知權常侍審詩也上兩句得則高歌失則休何須多悵太悠悠權又有題山院云萬葉風聲厲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欄

馮當世八目爲金毛鼠

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里巷爲街卒所縶鄂守王素見而釋之及使關中素方帥渭與之燕犒歡甚貽之以詩曰呑炭難酧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思爲呂獻可所劾云京所至嗜利西八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穢也

荊公題夏畋扇

王荊公嘗題一絶句于夏畋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邊陰森喬木蔭猗漣夕陽一馬匆匆過夢寐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見湟川集

韓子蒼記李太白讀詩

韓子蒼云舊傳李白幼不羈爲昌明縣小史已能五七言詩嘗隨縣令至江邊覩溺水婦人令哦詩曰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下翠魚弄口傍珠下句不屬太白率爾對曰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始奇之

李伯時好鐘鼎古文奇字

李伯時公麟雅好鐘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來以先後次第之聞一器則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爲圖記蔡天啟嘗得商祖丁彝李允寶愛因作詩以贈云上泝虞姒亦易爾下者始置周秦間遣端宏大町畦絶往往世俗遭譏訕蓋實錄也

詠假山詩刺荆公

陳無已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公也某公荆公也予又嘗記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柰主人愛云云世以爲東坡所作不知是否

江子我作牛酥行

宣和初有鄧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親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其多乃復倍于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曾庶幾放猿絕句

吉水與傲邑接境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赴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李漢老爲梅詩託意

李漢老建炎末自發樞遷右轄未幾遷知院前後二三月而罷因爲梅詩以託意云綿霜歷雪忽開遲風笛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疎籬

王公祐贈卒子廉三絶

東坡作卒子廉傳略云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絶句書板置閣上云云末又云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予嘗見王所贈卒凡三絶句不止于二也其一云下瞰虚空臨絶澗上排烟霧倚山巔四邊險絶無猿鳥獨卧深雲二十年其二云古屋黄崖映月關

年年常伴白雲閒餓糧丹火何從出四面無人見下山其三云心意逍遥物莫知山中山下識人稀想君絶慮離塵土不是王喬卽令威并有詩序云率君者容貌高古雅性混然故機神妙用無得而窺也予訪于山中耆艾緇黃摘人瑕釁者皆言率君出處不見其迹殆非凡人也予景慕無已因爲詩三章寄贈云

荆公親札詩

荆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捽茹亦山

雌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即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詔草非諫草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眞用藁草之理按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印冢與徐翰林詩云諫書末上先焚草御筆曾傳立制麻冢五代人然予見雅言系述載操詩乃詔草非諫字

毛達可稱陳克杜子美不是過

毛友達可內翰守鎭江時賀方回以過客留寓一日陳克繼至同會于郡樓即席克賦詩所謂徘徊臨北顧慷慨俯東流

是也毛稱賞曰雖杜子美不是過矣翌日賀求去毛留之且訝去亟賀曰一郡豈容有兩箇杜子美二公相與大笑

田承君記姚嗣宗詩

田承君記姚嗣宗題崆峒山寺壁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相話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帥延綏因巡邊見之大驚索之不得久之表爲幕府姚有詩略破賀闌石埽清西海塵而張元胡昊竟造西夏爲邊患張亦有鸚鵡詩卒章有好置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姚又有述懷詩云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亦有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

秦益公賞孫仲鼇詩

光堯賜御書秦益公一德格天之閣牌一時縉紳獻詩以賀惟孫仲鼇一聯爲秦所賞云名向阿衡篇裏得書從復古殿中來

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友邦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業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荊公東坡皆有賀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劉莘老和王定國雪中絶句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雪中絶句袁安只有高眠興謝朓空餘後會艱十萬健兒春瘴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耶劉爲之一笑蓋晏元獻爲樞密使時西師未

解嚴會天雪陸子履與歐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即席賦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由是銜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作裴令公宴集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政元豐間朝廷方問罪安南故定國援以爲戲

曾郎中獻秦益公十絕句

紹興壬戌朝廷既罷三大將息兵議和曾郎中惇時守黄州獻書事十絕句于秦益公秦繳進于上上喜與陞擢差遣任滿除台州詩云黄泥坂下雪猶深赤壁磯頭江欲平驛吏西來聞好語蕃人已出蔡州城和戎詔下破羣疑無復旄頭彗紫微屈已銷兵宜有報先看長樂版輿歸吾君見事若通神

兵柄收還號令新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十丈可無人淮上州州盡滅烽今年方喜得和戎問誰整頓乾坤了學語兒童道相公連營貔虎氣如雲聽詔人人願立勳沔鄂蘄黃一千里更無人說岳家軍田父今年作社頻邊頭聞見一番新官軍不斫人家樹各自持錢去買薪江頭柳木已參天柳色花光日日姸驚怪田家頻得醉今年斗米不論錢村村準擬十分禾老稚扶攜笑且歌租稅況今黃紙放陽城元自拙催科淮畔風塵自此清斯人還喜見昇平田家盡說今年好要雨雨來晴便晴百丈岢峨賈客船張帆打鼓下長川路人指點幾垂淚江道無來十六年其三章稱裴度只今眞聖相者李義山韓碑詩云帝得聖相相曰度蓋取晏子春秋云仲尼曾

之聖相也其五章云岳家軍者蓋時江左三大將皆以家稱之

韓子蒼詠太平宰相

韓子蒼獻王將明生日二十絕句內一絕句云萬里青霄發軔時驊騮絕足看奔馳太平宰相何人識惟有巫咸得預知蓋王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爲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卽以墨塗滅其字前詩敘此耳

宋文淵詩

諫議宋文淵齋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洗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睢陽道中云竹溪咽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向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復聞南澗鐘隱隱修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

晁以道詩爲絶唱

東萊先生呂居仁云晁以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絶唱也

高秀實和高郵道中詩

呂居仁云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資其爲文稱是嘗和余高郵道中詩中塗留眼看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余詩急迫少從容閒暇處

汪信民寄謝無逸詩

呂居仁云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喬木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

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年來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鋤五畝蔬饒德操見此詩謁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此也

詩熟便是精妙處

衆人方學山谷詩晁叔用獨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叔用嘗戲謂呂我詩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呂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為然也

李方叔詩文

呂居仁云李廌方叔嘗作寒食詩云千株蜜炬出嚴闈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

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養病不如閒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林攲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

潘邠老詩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李尚書賞秦少游詩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

風簷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東坡稱重黃魯直詩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能改齋漫錄卷十二

記事

清直勇

傅堯俞字欽之素善安石時方變新法公以母服除至京師安石謂公曰朝議紛紛今幸公來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新法相妨耳因爲言新法之不善安石怒乃以爲權同判內銓温公嘗歎曰清直勇吾于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此爲難耳人以雍言爲然

窮達有命

唐介字子方仁宗朝孫參政抃薦公復爲御史或問曰聞君

未曾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公後以風力稱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未嘗為汝輩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窮達有命汝等惟自勉耳

王子野樂黨

范文正以言事貶公率子弟薦留數日時方治黨人大臣讓公曰何苦自陷黨人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涉之幸矣

不許冒籍欺君

陳君行嘗謂子弟曰仁義禮智信是常等若不守是不等也其不等者不正也君行又嘗自處州入京師至泗州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府戸取

應君行不許曰汝處州人而戸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毋遲數年不可行也

范淳父焚進論不應賢良

范祖禹淳父極爲司馬文正獎識嘗爲進論求教于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絶少而子旣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爲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父于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呂公教讀書要字字分明

滎陽呂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聲重則記牢

儒者讀書無用處

程伯淳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讀了都無用處

富家翁愛其弟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村者親既終堂其兄甲不忍羣鴈異飛而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于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爲無不善者欲開釁隙而無其端于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求借輙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乘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喻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檻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焉灌

溉壅培不倦其勞乙又將緣是以激之乘間鋤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犂其地而殖之穀乙悟其非且將悔之而其室未厭也甲旣鰥處而有愛妾若將終身焉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家事其婦踵門而數之詬駡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而訴其主甲曰吾之過矣因逐其妾其婦聞之媿汗浹背且曰妾不幸不及事舅姑而無以爲學以至於此而不知伯氏之德量如是之寬裕也乃正冠帔而拜于庭以謝不敏卒爲善婦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謂賢矣求之古人若張公藝可以配之當世且言偶忘其姓氏懼其湮沒而無聞也故書其大槩以俟太史氏

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替

正獻呂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三代威儀盡在是

明道先生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李定公好儒學

李良定公魏國大長公主所出雅好儒學其帥鄆日每春大閱戰士必先詣宣聖廟延講經書飲諸生然後始及武士識者以爲得禮

和買絹

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淸話與澠水燕談二書

皆以爲始于祥符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令行天下于歲首給之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之絶時豫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預買紬絹葢始於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說爲是葢范嘗爲是官耳予讀詩人袁防世弼所爲墓誌序其嘗仁宗時爲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緡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自爲條約細民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爲縑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于涼其

說不誣也

仁宗厚遺公主

仁宗皇帝守成皆遵先朝法度時久無嫁公主事晚年止一公主欲厚遺之恐踰舊章乃詢皇姑魏國大長公主當年下嫁體例公主以帝止有一女不可以己爲比言多則實無言少則恐沮帝意乃答以歳月之久皆忘記帝始加厚其禮以遺焉

正叔不認姪者罪

李侍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强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曹瑋行兵

曹宣徽瑋守泰有功名能撫士一日行兵將及頓日已西矣乃申令吏前二十里宿于某鎭軍中不樂繼而令曰仰某鎭務酒不得沽與百姓只沽與一行軍人由是大衆奔赴不以爲勞

夏英公好古器珍玩

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施青氈列于前偃臥牙牀瞻視終日而罷月常數四如此

張程學

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也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多資於二程呂

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從之學學者號子厚爲橫渠先生天祺爲御史正獻呂公之薦也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旣盛當時名其學爲張程

吳觀音

吳侍郎待問建安人其父曰長者平生惟訓童稚以自晦里人以其長厚目爲吳觀音所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又京方並登進士爲朝臣諸孫十皆京秩侍郎于京師遇鄉人至必命子孫出見而列待焉

狄武襄不知體

武襄狄公靑平儂智高以用延州舊府蕃落騎兵之效及歸狄欲奬此一軍乞于講武殿閱武試冀仁宗親覩其驍勇俄

而奮擊號呼一如臨敵飛矢至殿陛仁宗遽移御座而中官前蔽再三申命方止識者鄙其不知體趁軍遂驕因遣還邊

狄武襄不去黥文

狄武襄自拱聖長行至節度使平章事世多言狄之隸籍與參政王堯臣作狀元之年同後亦為兩府仁宗以其然命王諭狄去其黥文狄謂王曰青若無此兩行字何由致身于此斷不敢去要使天下健兒知國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議者韙其言

石刻厄會

元祐韓中丞相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民急于應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說者謂石刻之一厄

會也

貴賤在命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恠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兩王難當二堂

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後主劉禪祠蔣公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慈寺有蜀

後主王衍銅像程公堂權帥毁以鑄鐘蜀諺曰任是兩王難當二堂

曾魯公與旁舍生錢償鬻女直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于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欲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于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䀖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

愈于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卽與四十萬錢約日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若于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于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云

樊若水挍所仇家酒額因破其家

樊若水江南人貧甚遊索鄉人不爲禮後北遊建策置浮橋采石以渡天兵江南平擢爲本路轉運使所仇之家方開酒場樊乃於歲除日賣酒衆多之次挍其所入以爲額其家坐

是輸納不逮家遂破焉

馬知節直誠不善書

眞宗朝簽書樞密院馬公知節武人方直任誠眞宗東封下至從臣皆齋戒至嶽下撫問執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時宰相臣寮有私食驢肉者馬乃對曰亦有打驢子喫底及還都設酺宴開封府命巡吏屛出貧子隔于城外上御樓見人物之盛喜顧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馬乃奏曰貧底總趕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眞宗以爲誠而親之事多類此馬公一日從駕遊幸羣臣皆賦詩馬素不習文眞宗强之旣奉曰臣不善書乞宣陳堯叟與臣書眞宗如其言陳時爲首樞議者惜之

狄武襄一鼓而破儂智高

仁宗以廣源蠻儂智高寇嶺外陷數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戰用延州蕃落騎兵一鼓而破捷至帝愀然無喜色曰殺人多乎

陳諫議償直取馬

太尉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蹄齧傷人多矣一旦父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圉人乃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臣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蓄此是移禍于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焉其長厚遠類古人

章郇公與丁晉公會博

章郇公作正字日寒食與丁晉公會博勝且厚丁翌日封置所負銀數百兩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郇却負于丁丁督索甚急郇公卽出舊物以償之而封緘如舊塵已昏垢丁大服其量

造九鼎

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外七八里陳州門是也仁宗時有陳道士修葺亭臺栽花木甚盛呂氏家塾記云一日學院諸生偕往見石一截黃色用木牌標記曰萬年松化石僉曰如何對得晉之叔曰三日雨為霖呂氏所記松化石乃西川物耳徽宗崇寧四年歲次乙酉製造九鼎按製造官魏漢律狀云承內降鑄造鼎鼐內帝座鼐如天之正畢之數外有六

圜若易之六爻之象中疊五重以應九五之龍惟上九處之其五重謹按師旨合用萬載松化石并龍牙石各一尺二寸爲一重用松石一塊周圍第二圜用龍牙石一塊亦用寶器擇第三圜第四圜各用松石一塊亦高一尺二寸第五圜用龍牙石一塊如乾之六爻上九之爻所有合用龍牙石并萬年松化之石自皇祐間西川取到祗備造鼎今見在城南玉仙觀內有此石五段松石三龍牙石二並堪充今律鼎中五圜使用伏望詳酌特賜指揮下所屬取索前來應副然則崇寧所用松化石五段乃呂氏所記之石也據魏漢律狀稱皇祐間西川取到祗備造鼎乃知仁宗朝已嘗議造九鼎矣

乖崖張公嘗有監務之官而辭於公因以請教公曰監酒稅之法初無多言但好醞酒剩饒人則沽者衆矣卽是要術

狀元焦

元豐八年尚書戸部侍郎李定權知貢舉給事中兼侍講蔡卞起居舍人朱服同權知貢舉其夜四鼓開寳寺寓禮部貢院火承議郎韓玉莫王宫大小學教授兼穆親宅講書翟曼奉議郎陳之方宣德郎大學博士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别更得焦蹈爲魁諺曰不因開寳火安得狀元焦

張天覺論詞臣之文

張天覺嘗乞擇詞臣而言蓋自近世文館寂寥向者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攽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

謂有文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檢書間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是已臣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老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稺子吹塤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陛下所用出詞令行詔誥以告四方而揚於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云云

閻立本畫

博陵閻公總章右丞相終于中書令藝兼繪素時謂丹青神化此其蹟也唐人張彥遠出鳴珂三相家風流博雅著書記歷代畫第閻上品而西域圖在所錄又言王知慎亦揚之則

傳世者非一本此弊刻諸馬多闕而翦髮二人全失之比見
摹本自高麗來采筆殊惡而馬之遷乳者與人之翦髮者皆
全信外國自有唐時摹完本今取其全者備見之且以淩都
世臣大家祕藏圖史以奇勝相高者極衆至于閻蹟乃少遇
其眞惟呂申公家有唐太宗步輦圖引祿東贊對請公主事皆
傳寫一時容貌贊皇李衛公小篆其語采色神韻與此同出
一手而張記亦曰時天下初定外國入貢詔立本寫外國圖
而注指西域則奉詔所爲者卽謂是耶信眞蹟果不足疑舊
傳其書狄梁公之蹟觀其端重和勁稍不類褚薛亦或當然
竊嘗愛彥遠多識著論得雅馴引謝安言韋誕書凌雲臺已
釘榜籃縣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鬢眉盡白因戒子孫絶楷法

而王子敬正色詆之曰仲將魏大臣豈有此信如所說魏德之不興適以子敬爲知言因論閻令既爲星郎不當有臨池之辱況太宗治近侍有拔貂之恩接下臣無撞郎之急豈得不遁官籍直呼畫師以至丹青之譽非輔相之才丹青固不足以輔相而所以爲輔相乃不在丹青淺薄之俗舉一廢百而輕藝嫉能一至於此艮可於邑由是言之窮神之藝自不妨閻令之賢斯人果賢適增畫重愚因取其說而併書之元祐六年辛未九月龍眠山人李公麟伯時題右伯時跋閻立本西域圖廬陵王方贄侍郎家有之其孫璞變玉寶藏之大觀間開封尹宋喬年言之省中詔取以上進時廬陵令張達淳郡法掾吳祖源被檄委焉因竊摹之於是始有摹本有張

天覺跋云崇寧甲申十二月甲寅夔玉舟過善溪盡得其家藏閻令王維王宰韓幹邊鸞周昉畫閱之佛書曰心如工畫師畫之妙出于心猶足以濡毫設色造化物像况心之妙藁以正法無間斷哉信安程俱致道有詩云大塊浮空轉兩輪越南燕北共毫塵齊州古莽應相笑夢覺何人定識眞黃岡何顗之斯舉亦有詩窮荒未信予年欺自笑山林老一枝海上常思軀殼倦天涯欲化鳥工窺丹靑閻令如曾到氣俗張籌舊獨知公喜著書尤博雅山經暇日補殘遺

俞溫父判語

利州路憲俞溫父判狀多云送某州縣依條施行時提舉常平謝晧新改官郎除監司笑謂俞曰使者判語誠不易溫父

曰州縣英俊多若一字有誤所損不細正要如此

神霄樂鬱羅蕭臺

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劉棟啓奏臣民事物皆可有二至于宮聲豈有二哉徽宗感悅嘉其愛君即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棟辭不受棟字守翁棣州人初以八行舉遇可韓司丈八授以景虛玉陽鐘法徽宗依其說命鑄鐘十二召九天範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黃麾仗奉安于寶籙宮鐘備成授通直郎靈素又建議築鬱羅蕭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棟言圜壇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八瀆神恐非天意遂已

青帥許王沂公遠大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何爲抵此王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詭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歎曰君所謂眞狀元矣遂許之遠大

歐陽文忠服章郇公非負恩

章郇公在中書歐陽文忠公初自夷陵縣令貶所回復館職通判滑州以書與公求一郡公答之無可意文忠不悅俄而擢知諫院一年中歷三司直龍圖爲學士河朔都轉運文忠始服公非負恩者

諫院得人御史稱職

仁宗慶曆初急于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君謨時爲校勘乃爲詩慶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士林相賀復相懽魚聞之乃曰予不預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從之乃過臺爲御史即除蔡代知諫院是時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旋拜中丞而卒

曾魯公責妓訟官吏

曾魯公尹天府前政以不辨善惡而去公至未三日有倡妓訟官吏宿其家公得牒審其意在譁毀公殊不形聲色唯命檢閱有無胎孕既得驗狀無有始責以故欲穢污衣冠重刑

而械之都下善良翕然稱頌小人畏縮旋卽執政焉

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

乖崖公張詠嘗典陳州漕使檢點米倉見近納不當又者有新印疑而詰主吏吏答以月支官吏俸米漕移文詰公公批於後曰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付案不行卽時遣送漕自出衙門坐于樓下俟送漕使漕使不得已倉皇而行

陳諫議家法甚嚴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行間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亮女日執饋馬于朝路語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庖自是隨山妻下廚耳馬

遂語塞

章郇公代副樞叱報慶者

章郇公在翰林十二年當劉太后時人多徼倖以希大用公乃中立不倚晩遷承旨最爲久次及副樞李公諮卒公始代之時有親吏聞命卽徑造齋閤報慶公厲聲曰無妄語乃叱出之

宋參政不奏補奴隷

宋參政綬常患仕路人色多冗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隷補班行公獨不奏議者佳之

杜祁公通變

杜祁公兩帥長安其初任多淸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

服飾麤質袴至以布爲之及再至事體皆變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勒帛長安父老見公通變皆曰杜侍郎入兩地去旋踵召知天府入樞密遂爲相焉

柴主與李主角富貴

仁宗朝駙馬柴公宗慶與駙馬李公遵勗連袂柴主賢而李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詣柴第柴之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之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緡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上送官

對徽宗詩句

徽宗嘗作詩句命蔡少保居安賜元長云相公公相子元長遽對以進曰八主主人翁徽宗又因宴近臣製詩句云北斗七星三四點唯曹希蘊能對之云南山萬壽十千年

公主稱

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至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八日臣寮建言不便以爲古者婦人稱姓故周曰王姬猶宋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爲商後非姬姓不可以稱用是改正

四亥四丑

章子厚乙亥年生與曾子宣同年曾子宣以丁亥月辛亥日己亥時子厚遂呼子宣作四亥公然蕭注亦以癸丑年生乙

丑月乙丑日丁丑時亦是四丑

閏不同

神宗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時知定州薛向繳大遼國所印歷日稱閏月乃在十二月與本朝不同乞送司天監重定時議者以兩朝賀正之禮爲疑而臺章以爲正朔爲大賀正爲小兩國之閏不同即不過本朝之使先期而賀正於彼彼國之使後期而賀正于此其于後先正相去約二十來日而已料彼必不肯改以就此則本朝豈得改而就彼乎其後本朝竟不曾改予記北夢瑣言路振九國志載王衍在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俾於界上求得唐歷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乃知古來有此事也

王祐植三槐

太祖疑大名符彥卿跋扈命知制誥王祐往察之謂曰汝能爲吾辦此當任汝在趙普之右祐還言彥卿但恃舊驕恣耳實無異心臣請以百口保之上怒貶祐華州行軍司馬將行植三槐於第中便坐曰吾中子他日必位三台貶十二年乃得還京師祐曾孫克云王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

曾滁州誤呼厙爲庫

曾子開知滁州覽訟牒誤呼厙爲庫其人云某姓厙子開遽于厙字上增一點云厙豈有點乎然南北朝有厙狄者周有少師厙狄峙北齊有宣都郡王厙狄伏連皆複姓也後漢亦

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獨姓厙者厙音赦廣韻音始夜切又齊有庫狄迴洛庫狄盛庫狄干又周有庫狄昌葢本無厙字後人除一點以爲庫別耳

曾公亮得龍脊王荆公得龍睛

睦農師云相家說龍八臣得其一體當至公相如曾魯公公亮得龍之脊王荆公安石得龍之睛

箕子易牙名

箕子名胥余見司馬彪注莊子于他書不見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杜祁公問賈黯以生事有無

賈黯以慶歷丙戌廷試第一往謝杜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

有無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顥以鄙文魁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顥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君爲之歎服

甘露

紹興辛亥冬撫州祥符觀松降甘露若飴有郎官徐其姓者獻甘露古松詩于太守其詩畧曰仙臺之陽石壇東下有臺亭太古松又曰至誠感格合天意露零青松眞上瑞云云太守以爲祥因奏于朝坐言章罷郡先人時謂予曰熙寧六年

冬建昌軍距城五里甘露降于進士徐上交別業大松上濃厚如酒其味香甜上交折獻于太守張郎中子方子方率僚屬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皆呌呼曰此山松上亦多甘露何獨彼耶各持松葉餂弄以示不誤時有野夫賣藥于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爲甘露露從天降必徧于數畝豈止松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告縣者令因出按之有道人笑焉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夫壽促必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松殆將槁耳官人若不信請寛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榮也令如其說至期果驗焉軍民得其說因省景祐丙子城西天慶觀松昔嘗一枝有甘露因往驗之昔時甘露所降之

枝果已先朽張守因不復奏知先人因言鄉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實非也乃松液耳

荀卿爲孫卿

戰國時荀卿姓荀名况趙人所著書號荀子後有跋尾云爲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其後又稱孫卿者四唐楊倞注云爲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嘗疑以荀爲孫未曉所謂偶見孔穎達曰漢宣帝諱詢故轉爲孫

斥中貴

洪玉父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申有中貴人到要請鑰匙開門公令開既入見公謂曰朝廷還知張詠在西

川否況川中兩經兵寇差詠來治此今中貴人入川欲申地主之禮如何須得中夜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公幹當中貴曰銜命往峨眉山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或先奏後斬耶中貴悚懼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如此道卽是却令出北門宿來早入衙下牓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燒香入內內侍省王某參公判牓子旣銜王命不敢奉留請于小南門出去甚嚴正如此又曾質公以侍讀守鄭州有廢疾中貴人在郡寄居多沽私酒恃結連內侍輕州縣不法公始善諭之俾自悛戢輒出大言公命吏搜捕盡得其釀具依法盡行遂奏乞中官老廢者不得家外郡朝廷嘉之眞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瀕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

縣科民開淘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箠撻役民黃憤然毆之中官即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緣何毆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黃後爲才吏仕至發運使

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

太宗親征北狄直抵幽州圍其城俄一夕大風軍中虛驚南北兵皆潰散而諸將多不知車駕所在唯節度使高公瓊隨駕上于倉卒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翌日欲行軍法高奏曰夜來出不意諸將若有知陛下所在豈陛下之福耶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上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爲天下母議者以爲有陰德之助

楊文公辭誥潤筆與同列均分

楊文公億以文章幸於眞宗作內外制當時辭誥蓋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願出其手俟其當直卽乞降命故潤筆之入最多于衆人蓋故事爲當筆者專得楊以傷廉遂乞與同列均分時遂著爲令

曾魯公神明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中書過鄭方在宴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盃曾卽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爲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爲然逡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驚因謂曰君知卽獲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單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爲神明遂引復翰林尹開封至

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太傅使相致仕

唐公肅遠識

待制唐公肅雅有遠識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劇相善居水櫃街與晉公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晉公將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員外郎李畋往詣其由唐曰謂之入卽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朞歲晉公黜嶺外李復謁唐唐曰果然蓋丁之才術乃唐李贊皇之流勲多而德寡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冢庶僚若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遠識

張知常不認同舍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而不認人所不能也此事縉紳類能言之而汪彥章爲公碑銘不載何耶

晏元獻節儉

晏元獻與兄手帖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奈何奈何記文本及寄殊生日衣服及孩兒嬭子等信物甘子黃雀鮓等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況人事有何窮盡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白守分爲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必在豐足嘗見范應辰卒家人持十齋自云一則

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爲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第宅免于茫然此最良圖況宦遊有何盡期兼官下不可營私（魏四工部可爲戒也）然須內外各且儉嗇爲先方可議此殊家間僕使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猪肉（定其兩數或同換買他魚肉亦只約猪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爲宗親及相知交遊言之建節之說皆虛傳也今邊事尚未息須當他委重任乃建節或兼見命必不于優閒處用此職況須因干求經營方受殊一生不曾干求況今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是以須待出于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須恬靜若不久特差則遠近高下應難推避不然則必事能求請凡虛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知恥者量力度德常憂不能任者不妄當負以

重愧責是以終無饒求其更識高者非親耕不食非親蠶不衣闕壞數字徐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稱其膏血縱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再拜十一哥贊善十一嫂縣君坐前十二日右晏元獻公手帖予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觀慶歷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于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然則仁宗致治太平非公而誰大抵善觀人才者不于其顯必于其幽不于其外必于其內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白官下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

約本於節儉至引古人非親耕不食親織不衣茲非畏獨根諸中而不欺者邪昔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子書戒其在官欲附致朱砂乃知歐陽公所養不無所自矣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者公手帖則曾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謫辭乃云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歟沈存中著書稱公對章聖語臣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塗說以誣大賢乎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蔡絛西淸詩話

宣和五年十月乙丑臣寮言徽猷閣待制蔡絛私撰文一編

目爲西淸詩話其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奉聖旨蔡絛特落職勒停

徽宗賜王黼第御書七牌

宣和五年十二月徽宗賜太傅王黼私第御書載賡堂膏露堂寵光亭十峯亭老山亭榮光齋隱菴七牌

薛昂黜用史記西漢諱蔡京名

崇寧初薛門下昂爲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記西漢語者輒黜落元符中嘗上殿乞罷史學建炎初言章謂薛爲蔡元長私諱其名薛嘗對客語誤及蔡京卽自批箠其口

鄭文肅按姦贓流馮士元

仁宗時開封府豪吏馮士元挾狡數通貴要多爲姦利睚眦

必中以禍操制一府畏甚于尹都人目之爲立京兆鄭文肅天休知開封府廉知罪惡窮按姦贓悉得其受賂撓法之狀權貴多爲請者了不以聽獄具奏流海島家沒償贓轂下凜然

蔣希魯建西學宋宏肖其像于文翁祠

禮部侍郎蔣堂希魯宜興人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中親較才等勸成學者于府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嚴君平鄭子眞司馬相如楊子雲蜀士先賢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爲之贊至公畧云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卯不將

微司理幾誤殺人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聖時初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覺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公意疑具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公持益堅彼乃怒曰掾懦邪公曰今觸奏坐懦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邪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詳勘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俉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嚮幾誤殺人

李昭述得古銅符

禮部尚書李公昭述字仲祖宗誇子也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陜西都轉運使乞近藩未報無何掘地得古銅符文曰許昌詔下果得許昌

鄭文肅復西湖舊堤

鄭文肅天休仁宗時知杭州郡中西湖環三十里溉湖上良田千頃唐李泌即湖中作陰竇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資汲者武肅置撩清軍以疏其惡自錢氏納土至公居郡時凡六十餘年矣而湖穢不治豪奪以耕僧侈其宇浸淫蠶食無有已時公按舊記復故堤程工無慮十萬調境內丁夫闢之湖利大興

蔣臨川撝大姓李申罪棄市

蔣侍郎堂初知撫州臨川縣縣有大姓李申積爲民害乃復僭擬亡制動作不法承前宰無敢摘其罪公至緣事捕治之盡得其姦狀卒坐棄市害根鋤去闔境慰悅

鄭文肅取倉腐粟爲已俸飯

鄭文肅天休初爲湖北漕荊南屯禁卒譁言倉粟腐不堪食公命掌廩者給爲已俸因會客日試取作飯舉匕而盡曰孰謂不可食邪譁者遂息

洪覺範因張郭罪配朱崖

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峽州以醫劉養娘識張天覺大觀四年八月覺範入京而天覺已爲右揆因劉得祠部一道爲僧又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

因往來于張郭二公之門政和元年張郭得罪而覺範決脊杖二十剌配朱崖軍牢後改名惠洪

罷史學

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

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于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于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胡宗師以奏樂韶節義落職宫觀

鄒道鄉浩初謫新州有楚州布衣樂韶素爲浩交遊不憚萬里烟瘴誓與同行至荆南浩戒闔官司捕詔恐于韶不便急

遣韶還韶確然不囘誥以病留荆南數日堅意遣韶韶不得已改易姓名隱居桐柏山久之誥復官江淮發運使胡宗師感韶之義奏韶節義至崇寧初宗師方以寶文閣待制知瀛州言者指前事遂落職提舉宮觀

責降朱師復制

崇寧元年八月廣州制勘院勘到前知廣州朱師復贓私不法及交通蘇軾等事制曰朝散郎知袁州朱師復事上之義莫先於首公爲臣之汙無甚于毀節爾諂交軾轍密于唱和媚傅安李陰圖進遷忘先帝識拔之恩比姦臣腹心之黨素乏閑家之道老無戒得之心賄賂公行貪贓具得獄成來上士聽有孚宜正常刑投之散地往思懲戒毋重悔尤可責受

建安軍節度副使與國軍安置至紹興四年其孫朱秉文陳
請遂復官至紹興五年八月官員白劄子伏覩朱秉文申請
祖父朱師復不合與蘇軾往來緣此入元祐黨籍六月十三
日奉聖旨復寶文閣待制者朝廷哀憫元祐黨籍之人以直
節正論橫爲蔡京蔡卞等擠陷因下詔追復官職祿其子孫
然其間却有偶得罪于元符紹聖間其家子孫因肆欺罔朝
廷既無實籍考驗吏部止據平江府黨人碑石貪緣假借例
蒙推恩如朱師復之流是也紹聖初起知廣州內外臣寮未
有因改元通賀表者師復獨云建元易號葢率由于舊章纂
聖錫名示遹追于來孝又云龍去鼎湖麟悲魯國遺弓未絕
棄屣猶新嵬瑣乘時雖異伯高之復惡朋邪害政殆如伏氏

之劇言法度典章廢格殆盡朝野內外譖譭交興盖義理出于人心未之或改而事業措之天下焉可厚誣其謝章惇啓云主辱臣死古有是言義重生輕今無此士恭惟神考登用大儒發揮聖經于世道交喪之餘新美百度於誕信相欺之際豈特範圍一世固將冠冕百王惜嵬瑣之弗纖致典章之不泯宮車晚駕陵土未乾旁招北闕之書早副西臺之筆肆爲譏詆殆不忍聞誰能效趙晏之忠行其所易豈復慕包胥之志誓以必行其安置與國軍謝表云首元祐之謫籍二紀于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貪祿軾轍之度嶺初一承顏前後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奉聖旨追復寶文閣待制更不施行

打破筒瀫了菜

童貫自崇寧二年始以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造御前生活又差委製造修葢集禧觀齋殿本命殿火德眞君觀緣此進用被寵繼西邊用兵又以功進於是搢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而士論始沸騰矣至以蔡京爲比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筒瀫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笑面夜叉

建中靖國元年侍御史陳次升言章以蔡元度爲笑面夜义其畧云卞與章子厚在前朝更迭唱和相倚爲重造作事端結成寃獄看詳訴理編類章疏中傷士人或輕或重皆出其

意主行雖在于章卞實啓之時八目爲笑面夜乂天下之所共知也

目米元章以顚

崇寧四年米元章爲禮部員外郎言章云傾邪險怪詭詐不情敢爲奇言異行以欺惑愚衆怪誕之事天下傳以爲笑人皆目之以顚儀曹春官之屬士人觀望則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濁冒玷兹選無以訓示四方有旨罷差知淮陽軍其曰出身冗濁者以其親故也

修御殿爲潛德觀

太祖太宗在民間時嘗寓澶淵其所憩之地在城中爲邸舍以瓻瓦覆之號爲御殿崇寧四年徽宗以爲非便下本府將

御殿建道觀以潛德名之

許風聞言事

大觀四年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職耳目之任舊許風聞庶幾邊防動息州郡不法得以上達近有陳請不實重行黜陟之文例皆偷安苟簡避罪緘默甚失設置之意可仍舊許風聞言事

補張淸太醫助教

大觀二年鄧州南陽東海村有張三婆患雙眼疼痛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淸用左手提出眼睛將銅針穿過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喫了自後所患眼目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太醫助教不理選限

以太祖陳橋傳舍爲顯烈觀

崇寧四年徽宗以太祖啟運踐阼之初實自陳橋其地今有傳舍往來踐履非所以稱朕顯揚祖烈之意遂以其地建立道觀以顯烈爲額

陳𪓐行外制落職

政和元年六月陳𪓐行外制臣寮上章云或甚失體制或不應事實或違背經典夫朕者帝王之稱以詔告臣民而𪓐行徐處仁謫知蘄州告詞乃于具官姓名下用之此所謂甚失體制者也差注之失謂應差近遠之類王黼以稽留勑命降秩而𪓐乃謂致差注之失此所謂不應事實者也周官以八法治官府其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謂事之故常𪓐行李孝稱

復官告辭乃云復爾官常此所謂違背經典者也比者奉宸
失金監官降秩而噩謂致盜竊之敢行夫宮禁之中或容小
竊若盜竊之敢行則安有是理此尤紕繆之甚者也奉聖旨
噩落職知和州

能改齋漫錄卷十二

記事

郎中知制誥

宋景文公帥眞定時漕使周浩郎中已罷李維少卿方到宋公往見參狀稱運使郎中李怒曰我非郎中辭不受典賔以情懇宋曰沿襲前官之誤願賜矜貸公題一詩於狀後以遺李末句曰君向西清遇榮顯少卿只合作郎中李詰其故宋曰國朝故事無少卿知制誥者若當制卽少卿改授前行郎中李愧謝之

吳有方奏神宗宜檢視政事

熙寧七年旱神宗遣御藥吳有方詣集禧觀設醮且諭以久

旱齋心致禱庶有感應汝宜前期檢視醮科有方奏曰臣固嘗檢視醮科陛下亦宜檢視政事帝不悅翌日帝笑曰吾昨夜三復汝言甚當足見汝之用心吾已修政事答天戒汝更宜爲吾嚴設有方再拜往庀事焉

朝廷曰退宴遊曰歸

陸農師嘗言禮記朝廷曰退宴遊曰歸蓋在朝廷當以退爲心在宴遊當以歸爲心然公之立朝終以此爲恨

子衿在鄭詩之末

神宗御邇英閣問近臣子衿之詩何以在鄭詩之末皆莫能對帝曰此無他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衆再拜呼萬歲

楊震急逐鶴去

徽宗在藩邸楊震給侍左右最爲周愼嘗有雙鶴降于中庭左右皆賀震急逐去曰是鸛非鶴又一日芝生于寢閤左右復稱慶震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任彌篤

大相國寺額

大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寺十絕之一政和中改爲宮御書賜額舊榜遂爲高麗使乞歸其後復改爲寺御書仍賜今額

同時位太師

蔡元長語元度曰弟骨相固佳但背差薄腰差細爾元度笑曰太師豈可有兩人其後同時位太師者公與童貫鄭存道凡三人

眞宗親爲教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贇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眞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甚善吾當親爲教授張耆等拜於庭下曰實臣等之幸也乃命張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崇勳夏守贇爲學察安守中團練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司戸受節度使節制

文潞公以使侍中留守西洛時薛适以汾州司戸爲京西漕司帳官往修謁典賓請致參薛怒謂曰适是漕屬有何統攝典賓以告移時公出據坐命典賓揖薛庭參曰京西帳幹與西京留守卽無統攝然侍中是河東節度使汾州司戸合受

節制遂贊謁六拜而退

賜服帶

元豐官制寄祿官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緋皆准式佩魚未至而賜服于銜內帶賜令人爲文尚仍舊制云賜三品服賜五品服非也又著令侍郎直學士以上服御仙花金帶人或誤指爲荔枝近年賜帶者多匠者務爲新巧遂以御仙花枝葉稍繁改鈒荔枝而葉極省非故事然莫有以爲非者

王子純免屠城而宋生

樞密王公子純攻洮州坐于城下議欲屠城忽牆圮有二戎卒操刀蹻公遽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飲乳於亡母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是年宋生

姚雄召故寨主子畢親禮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呼一嫗詭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官守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旣喪無以自存子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向記姚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歿爲問耶嫗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嫗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克寬畏僕郭福

宗室克寬素不蓄財惟喜繩索人呼爲索子太尉雖暑月裸

祖常腋挾二氈毯身纏數鐵繩稍醉則以鐵繩傷人家僕郭福眇小無藝然克寬常畏之每在外破酒擲弄鐵繩郭福必訴叱使歸克寬遂拱手還舍莫測其故也叔昌與克寬同宅言之甚詳必不誣也

文正公願爲良醫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位相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既而嘆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願焉無乃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于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

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旣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林績毀張嗣宗妖術印

南劒尤溪林績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自龍虎山至謂能却禍邀福百姓翕然以從績視其印文曰噫乃賊物耳昔張道陵再傳至魯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漢川垂三十年方敗於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印所以有陽平治都公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耶于是

收治之聞于朝毀印而江左妖學遂息

罷舍法卒如黃裳言

黃冕仲尚書當徽宗之初蔡元長議欲推行太學舍法于天下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若遵祖宗舊章以科舉取士其後公私繁費人不以為便罷之卒如公言

賜藏書閣名稽古

大觀三年九月乙丑御筆比聞諸路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為名方崇八行以廸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言應已置閣處可賜名稽古

詔所在置教授

大觀四年八月詔所在學生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教授二員其不及八十人者不置以本州見任有出身官兼領

復曾布蔣之奇資政學士

大觀四年十月聖旨曾布蔣之奇初雖異論中間曾開陳紹述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

乞編皇宋政典

大觀四年十一月尚書右僕射張商英奏乞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奉聖旨依

詔禁外製衣裝

大觀四年十二月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製之人以氈笠子著戰袍繫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

禁淫哇聲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今來已降新樂其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砑鼓十般舞之類恐行禁止

御賜酒名淸酳

政和三年六月鄭紳奏以皇后弟許造酒元名坤儀欲乞別賜酒名奉御筆賜名淸酳

御筆宮觀寺院不得稱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菴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菴主作住持餘皆依此改定

奏禁止聖名字

政和八年五月戸部幹當公事李寛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

禁名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廸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徐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葢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況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元祐間文彦博之子守河陽作堂以迎彦博之來蘇軾名其堂曰德威葢取書德威惟畏之意言者以謂德威惟

畏乃堯事不當以此名其堂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更改恭覩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筆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禁瀆侮混元皇帝名

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字伯陽及謚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

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政和八年詔有司使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于其中出論題

詔史記陞老子傳爲列傳首

政和八年詔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表敘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

詔學生添大小經及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入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

詔禁以天字稱

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實奉高眞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禁約依奏

討論履制度

政和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絇（履上飾也）繶（飾底也）純（緣也）綦（履帶也）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爲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奉聖旨依議定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爲樣制賣禮制局奏先議定履各隨服色緣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別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上減去一繶並稱履從義宣

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總純並稱屢云

封羅漢作應眞

政和八年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尚未加封爵可封作應眞

詔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以經術

政和四年詔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一導以經術迪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爲

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啓簡牘樂語

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啓簡牘樂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嘗聞陳瑩中初任潁昌教官時韓持國爲守

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公聞之因遂薦諸朝不以爲忤

唐元結名

嘗有臣寮上殿徽宗問唐元結名之所自奏曰一元之氣融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嶽

契丹之法

司馬文正公言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尚者將戰則選兵爲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甲處于陣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于中間其下者不給衣甲處于前行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于騎射又民爲盜者一犯文其腕爲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背五犯則斬不須案籍而罪不可掩

河中府浮橋

河中府河有中潬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爲浮橋鑄鐵爲牛有鐵席席下爲鐵柱埋之地中以繫橋絙張燕公爲之贊自是橋未嘗壞慶歷以前河水數西溢浸朝邑民苦之屢請塞堤蔣希魯知河中府始塞之自是每歲繕修西堤及劉元瑜知河中府河水大漲不得決泄橋遂壞鐵牛皆拔流數十步沈河中中潬亦壞自是不能復修津濟阻礙人畜數有溺死者英宗時有眞定僧懷昺請于水淺時以絙繫牛於水底上以大木爲桔槔狀繫巨艦于其後俟水漲以土石壓之稍稍出水引置于岸每歲止於出一牛至治平四年閏三月新橋乃成然中潬亦終不能立也賜轉運使張燾等獎諭其

曾亦賜紫衣

樊知古薦河北令簿

查道江寧人文徽之後少貧太宗時進士及第在河北爲主簿廉介與妻採野蔬雜米爲薄粥以療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恐枷之旣出門他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於是餘民大驚逋稅立辦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歸賣藥會樊知古爲河漕素知道節行欲薦之道辭以與本縣令薬齊知古曰令素所不識也道曰公不薦令道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齊改京官兼館職道改曹州節推後登制科眞宗時爲待制八年知虢州卒

劉師道解王文穆罪文穆復師道職

司馬文正公云太宗末民間積欠甚多眞宗初王文穆公請除之上曰先帝積年不除而朕除之彰先帝不愛民也文穆曰先帝非不知此欠當除留之以遺陛下使結民心耳上悅從之澶淵之役萊公欲因事誅文穆密學劉師道力解之于上乃得免師道坐屬其弟于陳堯咨以鍼刺試卷爲驗得及第謫官久之知潭州文穆秉政復其舊職方且進用會病卒

李端懿端愿問卜人壽

李端懿端愿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易簡曰二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者如此無乃大不均乎遂不與卜

眞宗書魯宗道剛直于殿柱

魯簡肅公宗道仁宗時參政事京師富民陳子城毆殺磨工初有詔立賞追捕數日中旨罷之魯公爭于簾前曰陳某家豪不宜保庇章獻怒曰卿安知其家豪魯公曰若不家豪安得關節至禁中章獻默然眞宗素賞魯之剛直書魯宗道于殿柱故章獻拔用之

司馬光近于迂濶

神宗嘗謂呂正獻公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濶何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滕宗諒興湖學

滕宗諒知湖州興學費民錢數千萬役未畢而去或言錢出入不明者通判以下不肯簽簿胡武平宿來繼守而言曰滕侯所為非是諸君奚不早言俟其去乃非之豈分謗之意乎於是衆聞其言皆慙而簽簿卒成其業

劉沆開遺張友直珠冠書

劉貢父云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徑通劉相沆謂曰我識學士我為汝通之因以歸破其書別錄一通用已圖書印之留其眞本又于珠冠之角小書已名乃復封題如舊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

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卽眞俄知制誥

金像

天聖中爲玉皇像用金三千兩至和初爲眞宗像用金五千兩時又欲爲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

英宗山陵不及嘉祐十分之一

陝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韓子華曰非上旨丁寧不能如是歐陽文忠公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不以朕爲不孝

熙寧月俸

唐子方謂熙寧先年京師百官月俸四萬餘緡諸軍十一萬緡而宗室七萬餘緡其生日折洗昏嫁喪葬四季衣不在焉今則不同矣

陳洪進子以白金賂改父謚

陳洪進請謚于朝胡旦揚言曰宜謚忠靖忠靖乃下軍之名其子慚懼賂以白金數鎰乃改之

劉庠言魯公之短

熙寧元年劉司諫庠將使契丹刑部覆官十餘人謁辭庠于廣坐揚言曰七十致仕禮之正也當自大臣爲始又言魯公之短且曰俟還日當併言之庠還未至京師一日加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卽無言矣

王荆公司馬文正議省辭郊賚

熙寧元年兩府辭郊賜王荆公以爲兩府郊賚不多減之未足以富國今軍人郊賚不能減而徒減兩府失大體兩府果能益國雖增祿十倍不足辭苟爲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

馬文正曰方今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苟裁省不自貴近始則在下不服臣非謂今者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彊裁省之則傷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且陪祀無功云云荆公曰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文正曰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神宗令且爲不允詔會荆公當直遂以其意爲之予以爲荆公之意乃唐常袞之言

英宗壁書師說六箴

英宗在藩邸多隱德宗婦既寡不能自存者密使人賙之不令兄弟知也壁書韓退之師說及吳仲卿宗英六箴以自戒

置天下常平官

神宗熙寧二年天下常平錢穀見存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廣惠倉相度農田水利差役利害二員以朝官爲之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小路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赦官吏失入死罪

熙寧二年敕今後官員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編管胥吏一人千里外編管二人遠惡州軍三人刺配千里外牢城自後法寖輕易犯第不知自何人耳

守正不阿爲賢用人當用君子

神宗嘗問司馬文正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爲賢公曰結宰

相固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唯守正不阿乃爲賢耳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去孰可用公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預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徑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

宋主辰晉主參

劉器之語錄云太祖初爲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故國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辰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以上皆劉說予按仁宗時韓魏公奏并州宜立軍名立戟置鼓角

胡文恭公宿武平上言以爲宋主辰晉主參參辰不兩盛不可許至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乃知器之之意本於胡武平而器之未始知之也

歐陽公多談吏事

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

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比自將今日以入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年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公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潘温叟醫

潘璟字温叟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愧虞部員外郎張咸其妾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而不育團練使劉彝孫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温叟視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飲之咸妾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

齡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虵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諲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温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死貴江令王齊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益怠而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輒能食其他所治若此甚衆

下蜀輜重百里不絶

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昶血屬輜重之衆百里不絶至京師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畧曰全家離錦水五月下瞿塘繡服青蛾女雕鞍白面郎纍纍輜重遠杳杳路歧長

御親賜帶花

眞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爲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爲侍眞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眞宗親取頭上一朶爲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墮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宴本爲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爲大內都巡檢使則上何不親爲太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衆皆榮之

致仕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任其功舊

仁宗時吳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案籍舉行胡武平宿以爲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任其功舊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言而全其節朝廷至今行之

唐宋運漕米數

唐居長安所運米數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大中中一百四十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蓋唐自大中以後諸侯跋扈四方之米漸不至故耳惟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東南者爲多然以今日計諸路共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則江西所出爲尤多

鑄錢費多得少

予嘗爲鑄錢司屬官凡三年其利病尤悉蓋費多而得少其後入玉牒所爲檢討官見紹興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僚上言九路坑冶鑄錢司竊聞虔饒兩州自紹興元年至今共起發過一十二萬二千餘貫用本錢及官兵應干請給總用二十五萬八千餘貫卽是費官錢蓋三之二使有利害亦當條具措畫以聞豈容置一司養官吏無益而有損哉此提點鑄錢不職也以此知利害尤分明而議者以爲不可罷者恐錢少故也然大槩所獻于朝廷者新錢常少舊錢常多紹興丙子沈相當軸以其弟嘗爲使者恐其事遂罷之未及三年當己卯歲沈去國朝廷復建司置官不知又何耶予按唐德宗

紀建中二年判度支韓洄奏請于商州紅崖冶洛源監置十鑪鑄錢江淮七監每鑄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從之予然後知鑄錢之弊古今同之會當有建白于朝依唐故事罷之爲善

蔭子法

國朝蔭子法初遇郊恩止得蔭子不及他親元祐中山谷官應任子特請于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故事

司馬文正除李公擇息貪吏掊克之心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于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掊克之心

以程氏禮用尹德充

待制尹德充焞幼事伊川先生初業進士應舉策問議欲誅元祐名公卿得罪于朝者尹嘆息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終對而出且告于程氏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紹興五年從臣有言尹宜用者遂以用程氏禮宣教郎崇政殿說書處之且除祕書郎時年七十七矣未幾除祕書少監賜緋衣銀魚象笏求去益堅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又除權禮部兼侍講進官通直郎而尹病不能朝遂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致仕進官奉議郎而卒葬會稽有奉詔解論語行於世

開封地䜟

向文簡公父爲母求葬地時開封城外有地讖曰綿綿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術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園中向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向橫訴于府府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菜次年向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儒冠多誤身

呂居仁云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遊西池有士子方行觀歎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巽應聲答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士子甚驚歎

章子厚與叔安仁令書

章申公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曰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遊士有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

而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三

北京圖書館藏